

我和你

第一部分¹

3

1.

世界，對人來說有兩重。因為人的態度有兩重。²

人的態度有兩重。因為人能說的基本詞有兩重。

基本詞不是單個的詞，而都是一對詞。

一個基本詞是「我—你」（Ich-Du）這一對詞。

另一個基本詞是「我—它」（Ich-Es）這一對詞。把當中的「它」換成「他」或者「她」，這個基本詞的意思不會受到影響。

所以，人的「我」也有兩重。

畢竟，基本詞「我—你」裏的「我」，基本詞「我—它」裏的「我」，是不一樣的。

1. 本書之邊碼，對應此德文版之頁碼：Martin Buber, *Ich und Du* (Stuttgart: Philipp Redam jun. GmbH & Co., 2009)。

2. 所謂「重」，或可理解為「褶皺」。萊納（Martin Leiner）指出，既是兩層褶皺，就不是截然無涉的兩個領域，而是像衣服上的兩層褶皺那樣會聯動（Martin Leiner, “‘Glaube ist der Eintritt des Menschen in die ganze Wirklichkeit’. Bemerkungen zu Bubers Jenenser Vortrag und seinen religionsphilosophischen Hintergründen”, in Martha Friedenthal-Haase & Ralf Koerrenz (eds.), *Martin Buber. Bildung, Menschenbild und Hebräischer Humanismus. Mit der unveröffentlichten deutschen Originalfassung des Artikels “Erwachsenenbildung” von Martin Buber* [Paderborn u.a.: Ferdinand Schöningh, 2005]）。也可參看第一部分第 21 節的內容——「它是蛹，你是蝶。哪裏能夠分得清楚，經常糾纏在一起，成其為兩重」。

2.³

基本詞並不是把大概已然在基本詞之外存續的某個東西講出來。反倒是，基本詞被說了，就締造了一個存續。⁴

基本詞是用生命說的。⁵

說了「你」，「我—你」這一對詞的「我」就也一起說了。

說了「它」，「我—它」這一對詞的「我」就也一起說了。

「我—你」這個基本詞只能用整個的生命說。

「我—它」這個基本詞不可能是用整個的生命說的。

3. 舊版的第一部分第 2 節，本來還有第一段話，新版時刪去。那段話是：Grundworte bedeuten nicht Dinge, sondern Verhältnisse，或可譯作「〔兩個〕基本詞所解釋的，不是事物，而是關係」。

4. 原文... sondern gesprochen stiften sie einen Bestand。布洛赫 (Jochanan Bloch) 認為，《我和你》的希伯來譯本，或有參考價值。希伯來譯本由沃伊思拉夫斯基 (Zvi Woisslawski) 完成，經過布伯審訂。他介紹說，沃伊思拉夫斯基把這句話譯為 *amiratam mekajmetam*，翻譯回來大致就是 *Ihr Sprechen lässt sie bestehen oder hält sie im Bestehen*，即「把基本詞說出來，就把基本詞立住了」 (Jochanan Bloch, *Die Aporie des Du. Probleme der Dialogik Martin Bubers* [Heidelberg: Lambert Schneider, 1977], p. 289)。筆者不通希伯來語，但希伯來譯本這句話如果確實是這個意思，則也未必準確。布伯的文章〈被說的詞〉 (*Das Wort, das gesprochen wird*)，雖然是後來寫的，其中有些觀點恐怕與《我和你》也是相通的。布伯在那裏談到，語言有三種存在方式 (*Seinsweise*)，分別是 *präsentierer Bestand*、*potentialer Besitz*、*aktueller Begegnung*。其中，*präsentierer Bestand* 指某個語言地區在一定時間範圍裏通常在說話時所用到的那些字詞句的總量，*potentialer Besitz* 指某個語言地區在說話時可以用到的字詞句總量，過去某個時期使用的字詞句在適當的時候也是可以用的 (Martin Buber, *Werke* [München: Kösel, 1962], vol. I, p. 442; Meike Siegfried, *Abkehr vom Subjekt: Zum Sprachdenken bei Heidegger und Buber* [Freiburg: Karl Alber, 2010], p. 229)。由此可知，布伯這裏講基本詞締造了一個存續（或存量），是有較深長意味的。或還可參看第三部分第 7 節——「所謂聯繫，原是在我、你之間締造的」(*zwischen denen [sic.: das Ich und das Du] sie [sic.: Beziehung] gestiftet ist*)。

5. 譚文當中的「生命」，均是 *Wesen*。若依通常的譯法，往往可作「本質」。

3.

4

哪有甚麼自在的我，只有基本詞「我—你」的「我」、基本詞「我—它」的「我」。

當人在說「我」的時候，就是在說那兩個「我」裏的一個。

其所想到的那個「我」就在這裏，當人在說「我」的時候。

就算說的是「你」或者「他」，總還是有一個「我」在這裏，或屬於其中的一個基本詞，或屬於其中的另一個基本詞。

有「我」、⁶說「我」，其實是一回事。說「我」、說〔那兩個〕基本詞裏的某一個，也是一回事。

誰說了一個基本詞，就走進了那個詞，站在那裏。

4.

人之為生命（Menschenwesen），其生活並不就是一攬子及物動詞。並不就是一些要以甚麼為對象的具體活動。我注意到了甚麼。我感覺到了甚麼。我想到了甚麼。我想要甚麼。我覺察到了甚麼。我在思考甚麼。所有這些，又或者諸如此類的東西，並不就是人成其為人的那種生活。

所有這些，又或者諸如此類的東西，建造起來的是一個「它」的王國。

至於「你」的王國，則有另外的依託。

6. Ich sein。譯作「是我」、「有我」，均可。史密斯譯本作 The existence of Ich，考夫曼譯本作 Being I。這裏譯作「有我」。兩譯本之出版資料請見參考書目。

5.

誰說了「你」，誰就沒有在把甚麼東西當成對象。所謂有甚麼東西在，往往意味着還有別的甚麼東西在，每一個「它」都挨着另一個「它」，之所以有「它」，就是由於「它」挨着別的一些東西。但哪裏說的是「你」，那裏就並不是有甚麼東西在。「你」不挨着誰。

5 誰說了「你」，誰就並非有甚麼，甚麼都沒有。但是，〔那個誰〕已站在聯繫裏。⁷

6.

有人說，人在感受人的世界。⁸此話怎講？人在事物的表面滑行，感受。⁹人就是這樣對事物的性質有了認識，有了感受。人在感受事物具有的東西。

但把世界帶給人的，並非只有感受。

感受帶給人的，只是一個儘是「它」、「它」、「它」，儘是「他」、「他」、「她」、「她」、「它」的世界。

我在感受甚麼東西。

哪怕在「外面的」感受之外，再加上「裏面的」感受，也不會有甚麼不一樣，還是斷不了，人這個種類總是願意對死亡的奧秘避而不談。裏面的事物像外面的事物一樣，不過是事物當中的又一種事物而已！

我在感受甚麼東西。

哪怕在「公開的」感受之外，再加上「秘密的」感受，還是不會有甚麼不一樣，那是自鳴得意的智慧。在

7. Aber er steht in der Beziehung，可譯作「但他已身在聯繫之中」。為與第一部分第3節最後一句「誰說了一個基本詞，就走進了那個詞，站在那裏」相對，便直譯為「站在聯繫裏」。

8. erfahren，這裏多譯作「感受」。至於名詞 Erfahrungen，也是如此。

9. 文字遊戲。感受是 erfahren，滑行是 befahren。

事物裏面發現了深藏的東西，卻只許加入的人知道，把鑰匙擺來弄去！噢，沒有了奧秘，還談甚麼保密！噢，故弄玄虛！都是「它」，「它」，「它」！

進行感受的人，並沒有深入到世界裏。所謂感受，⁶都是「在他的裏面」，並非在他與世界之間。

世界也沒有深入到感受裏。世界被感受了，但沒有被在意。世界並沒有做甚麼事情以被在意，當然就遇不上誰是在意它的。

7.

〔一個〕作為感受的世界，屬於基本詞「我—它」。基本詞「我—你」，則締造了〔一個〕聯繫的世界。

8.

聯繫的世界，涉及三個疆域。

第一個：自然的生活。聯繫在黑暗中迴響，不能說話交流。造物在我們面前遊來晃去，卻沒有能力走到我們身邊，我們對它們「說你」（Dusagen），說話卻是〔它們的〕一道門口。

第二個：人的生活。聯繫是公開的，可以說話交流。我們送出一個「你」，接受一個「你」。¹⁰

第三個：靈性的生命性層面的東西¹¹的生活。聯繫藏在雲裏，但能露出來，不說話，但能讓人說話。我們沒瞧見有「你」，卻覺察到有誰在喊我們，然後我們就回

10. 送出一個「你」（das Du geben），指向別人說「你」。接受一個「你」（das Du empfangen），指別人對我說「你」。

11. geistige Wesenheiten。或可譯作「靈界」，英譯本作 spiritual beings。據第一部分第 16 節可知，布伯似更在意 Wesenheit 之與 Gegenständlichkeit 相對的意味，這裏試譯作「生命性層面的東西」（而與「對象性層面的東西」相對）。

答了——我們創作，我們思考，我們做事情。我們用我們的生命把基本詞說了出來，不可能是我們的嘴說「你」。

7 我們怎麼做才能把不說話的東西帶到基本詞的世界裏？

在每一個疆域，我們透過每一個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東西都看到了永恆的「你」的衣襪，我們從每一個東西裏都感到永恆的「你」在飄動，我們所說的每一個「你」都是在說永恆的「你」，每個疆域各有各的方式。

9.

我考察一棵樹。

我可以想到一幅畫：陽光直射，樹木蔚然，或者溫潤的藍天白雲底下，一捧綠意。

我可以體會運動：緊密黏着的樹心維管裏奔流不息，樹根汲取，樹葉呼吸，與土壤、空氣無窮盡地交通——還有那暗處的生長。

我可以歸類到某一科目，當作樣本，考察它的構造、生活方式。

我可以忽視它的這個特別的樣子，那般刻意地忽視，以致我會認為它只是體現了某個規律——或是關於各種力量總在角逐於是力量之間總要分出一個高低的規律，或是關於具體的成分時而混合又時而離析的規律。

我可以把它消解成數字，變成純粹的數字比例。

無論以上何種〔考察〕，這棵樹都是我的對象，有它的位置、時間期限，有它的方式、性質。

但觀察也可以這樣發生，這可是需要意志和恩澤
8 的：我在考察這棵樹的時候，被了帶進去，同它形成了

聯繫，這棵樹便不再是「它」。一股「一對一」(Ausschließlichkeit) 的力量，把我逮住了。

這並不意味着我需要放棄某種考察方式。沒有甚麼東西是我為了能夠看到一點甚麼而一定要不看的，沒有甚麼知識是我該遺忘的。以上種種，畫和運動，科目和樣本，規律和數字，這時已融到一起，哪裏分得出彼此。

樹的一切這時已融到一起，樹的形狀和力學，樹的顏色和化學，樹與地裏的養分會談和與天上的星星會談。〔樹裏的〕一切成了一個整體。

樹不是印象，不是我的表象的遊戲，不是一種在調節情緒方面有用處的東西。它在我面前現身 (leiben)，同我來往，我也同它來往——來往的方式不太一樣。

別把聯繫的真諦弄得索然無味。聯繫是相互。

這樹會不會也有意識，像我們的意識那樣？這件事情，我反正沒有感受。然而你們，難道就因為你們覺得你們能行，就要把不能拆卸成塊的東西拆卸成一塊塊？我遇見的，不是樹的魂，不是樹的「精」，而就是樹。¹²

10.

我站在一個人面前，這人就是我的「你」，我向這人說了基本詞「我—你」，這人就不是眾多事物裏的又一個事物，也不是由事物組成。

這人不是某一個「他」或「她」，不挨着另一個「他」、「她」，不是時空世界網絡的一個小小節點；這人不是 9

12. 魂 (Seele) 即靈魂。精 (Dryade) 即 Dryades，原指希臘人所說的橡樹的「精」，複數 (橡樹是 Drys，詞幹是 Dryd-)，陰性，後來也常指一般意義上的樹「精」 (Robin Har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Greek Mythology. Based on H.J. Rose's Handbook of Greek Mytholog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210)。